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

2025.1.8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lbwb@163.com

司机马师傅

□刘芳玉

近日,经常乘坐的车牌号为鲁MA7136的7路车的司机师傅换成了陌生面孔。一问才知道,原来的马师傅调到别的公交线路去了,看不到热心的马师傅心里略感惆怅,便写下长期以来坐他车的感受,表达一下感谢之情。

我是家住滨城区胜滨小区西院的一位退休职工,长期以来出门乘坐公交车,乘坐马师傅开的公交车的次数最多。马师傅开车技术好,对乘客和蔼可亲,特别是对一些年龄较大的行动不太方便的乘客,他更是即耐心又热情。每当老人们上车时,马师傅总是把车停稳,等他们坐稳了再开车,同时还嘱咐道:“你们下车时不要站起来按门铃,只要说一声到哪一站下车就行,到时候我就给你停车,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。”

有一天上午,我坐马师傅的7路车去华联超市,当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老人要从渤海国际站下车,这位老人怕坐过了站,就提前站起来等着下车,当马师傅从反光镜中看到时,立刻就把车速放慢,并亲切地对老人说:“大爷你不要着急站起来,到站我会把车停稳了叫您下车。”当车到了渤海国际站时,马师傅把车停稳后打开后门提醒老人下车,同时还委托其他下车的乘客,帮忙扶一下老人。当乘客们平安下车后,马师傅开车继续前行。虽然这算不上什么英雄壮举,但马师傅的这种热情待客胜似亲人的场景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还有一次,我正坐在马师傅开的7路车上,正好有几位老人从百货大楼站上车,马师傅看到几位老人坐稳后,才继续前行。老人们非常感动,并委托我给交运公司服务台打个电话,他们是这样说的:“马师傅对乘客太好了,待我们像亲人一样,让领导好好表扬表扬他。”朴实的语言有着特殊的意义,这既是对马师傅工作的肯定,又是人们对这座城市幸福感的高度认同。



冬天的记忆

□吕青河

呼呼的北风吹在脸上,凉凉的,有点刺疼,路边树上泛黄的树叶被风吹起飘落地面,渐渐光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曳,路上的行人开始穿上过冬的厚衣服,又一年的冬天来到了。光阴荏苒,不知不觉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,往事随风,可是儿时有关冬天的一些记忆,一直珍藏在脑海中,伴随着冬季的来临,时常浮现出来。

小时候,感觉冬天特别长,天一变冷,忙完地里农活的人们就开始过冬了,直到过完来年的清明节,冬天才算结束。

天冷了,要先把木头窗户的窗框子用白纸糊好,或者用塑料布钉一下,这样就可以隔风了。除了学校和村里几个条件特别好的家庭,几乎家家都没钱安煤炉子,都是靠大灶台和大火炕来取暖,过冬以前早就准备好了烧灶的柴禾,有棉花柴和玉米秸子等。

冬天的早晨是最冷的,父母起得早一些,父亲把水缸挑满,帮着母亲烧火做饭,家里人多,经常要蒸一大锅玉米窝头。我最爱吃糊在锅上的玉米饼子,那时很少炒菜,吃的最多是咸菜和酱,虽然饭菜清淡,但是特别香。

我岁数小,不去上学,早晨醒了躺在炕头的被窝里嫌冷不愿起来,父亲就拿我的棉袄和棉裤在灶火前烤一下,然后扔给我,趁热我会立马穿上起床。一会儿,哥哥就放学了,天太冷,哥哥进了屋就会先脱鞋上炕,把手和脚伸到炕头的被褥下边,暖一阵子就不冷了。到了吃饭的时候,一掀开锅盖,锅内热气腾腾,一会儿满屋热气弥漫,把木头房门关严,一家人围坐在灶台前吃着饭,就不再感到寒冷了。灶台里的火不燃烧的时候,趁有火星子,也会放块地瓜进去,埋在灰烬里。烤熟的地瓜外皮微微焦黄,吃起来软糯香甜、美味可口。有的人家还会放一大铁碗沙土热热,因为那时的小孩子都是穿土布袋子的。

吃过早饭,我就跑到外边跟着大人们站墙根晒太阳,叔叔、大伯们双手插进棉袄袖里不停地跺着双脚,闲聊着家长里短或者山南海北的新鲜事,或者唠唠昨晚村里来放映的电影,嘴里不时呼出白白的热气。我和邻居的孩子奔跑着追逐彼此在地面上的影子,欢快的笑声在寒风中飘荡。一只黄色的小狗趴在地上,懒懒地打着哈欠。白胡子的林爷爷,带着毡帽,穿着大棉袄,腰里扎一根草绳,坐在马扎子上,一口一口地吸着烟袋锅子,不时地向人们讲述评书、小说

里的人物和精彩片段,有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,有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,也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…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也会不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,因各持己见,也会争得面红耳赤。

出来晒太阳的人越来越多,邻居祥叔身材高大,体格健壮,喜欢摔跤,这时他看到人群中有人小伙子,就嗓门高地喊着“有没有愿意摔个的”,他脱下大袄,摆出挑战的架势,小伙子们蠢蠢欲动。上完初中的邻居滨哥站了出来,滨哥身体素质好,在学校就喜欢体育运动,于是两个人支起了“黄瓜架”,在大家喊了开始的口令后,两个人扭缠在了一起,一会儿功夫,滨哥就被摔倒了。滨哥年轻气盛,一咕噜从地上起来,拍拍身上的尘土,红着脸说还想和祥叔摔一次,两个人又抓挠在了一起,这次滨哥以身体灵活的优势,绕到祥叔身后,双手抱紧他腰部,一只腿伸到他前边,使上了绊脚,一用力把祥叔摔到了地上,大家发出了阵阵欢呼声,滨哥脸上也露出了胜利的喜悦。被摔倒的祥叔心里更不服气了,吵着说“在后边摔倒不算数”,还想和滨哥摔,滨哥见好就收,笑着说家里有事就跑走了。接近中午了,阳光照射的温度越来越高,人们也感觉身上暖和了,就有说有笑、陆陆续续散回家了。

那时,农村里冬天结婚的多。没有农活了,人们过冬有空闲时间,还有买的菜也能长时间放了。小小的我盼着村里有人结婚,因为能吃到小火烧和糖块。给结婚人家随人情份子,人家会在枣匣的盒子里给放上几块糖和小火烧,再就是在新娘下轿进家门和上拜的时候,结婚的人家为了热闹,都会扔小火烧和糖块,孩子们抢得不亦乐乎。结婚待客三天,能吃到从酒席上撤下来的糖货,还能吃得到用新郎赏钱买的炒花生。

由于是冬闲季节,纯朴善良的乡亲们都会热情主动地去结婚的人家帮忙,男女老少人很多,自然格外喜庆热闹。最热闹的是晚上闹洞房,吃了晚饭,小伙子们把躲藏的新郎捉来,和新娘紧紧地挨着坐在一起表演小节目,新娘子扎着油黑的两条大辫子,穿着大红袄,白白的脸庞带着羞涩的笑容,在明亮的烛光映照下,显得格外漂亮。记得表演的节目有对口咬小火烧,有喝交杯酒,还有点香烟等,新郎如果不积极配合,就会被拧耳朵。洞房里围满人,不时会发出阵阵欢笑声,闹到深夜,在新郎家人的驱散下,人们才会离开回家。

那时的冬天特别冷,我们村有一

个大湾,面积很大,从东到西有一里多远,湾里结冰很厚,很长时间内,孩子们放了学都会跑到冰上玩,抽陀螺、打纸包、滑冰、滚铁环、玩各种游戏。我那时最爱去湾里滑冰,我找来两块比脚大点的方木板,在木板上绑两道铁丝,脚站在木板上,两手抓住一根木棍,木棍的一头砸进一根铁钉,露着尖头,这样就可以用木棍助力滑行了。开始滑时,由于掌握不好平衡,老是摔跟头,摔得屁股很疼,但还是坚持练习,经过一段时间吃苦努力,终于练得潇洒自如,和小伙伴们比赛,没有人能追上我,很享受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。

冬天是下雪的季节,那时的雪特别大。下了一夜雪,早晨推开房门会看到屋顶、树梢、地面全部都是白色,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,地上的雪很厚,脚踏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,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。父亲在院子里扫出一条路来,还要到大门外扫出一条通往左邻右舍的路,我会跑着叫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出来打雪仗、堆雪人,在雪里你追我赶,父母有时会阻止我们,因为跑湿了棉鞋,就不暖和了。

下雪后最好玩的是逮鸟。在一块没雪的空地上,用短棍支起一个大圆筐来,短棍上拴一根长点的绳子,在圆筐下撒一把粮食,等看到有鸟飞到筐下吃粮食的时候,迅速拽动绳子的一头,这样小鸟在筐下就飞不出来了。天冷雪太厚,需要好长时间才能融化,在屋檐下经常会看到垂下来的长长的冰冻凌子,很好看,没有钱买冰糕的我,这冰冻凌子就成了天然冰棍。

不等进入腊月,我就开始天天翻看墙上的日历,盘算着还有多少天过年,因为过年就能吃上白面肉饺子,穿上新衣服放鞭炮了,这份强烈的盼望,在寒冷的冬天,增加了一份暖意。

日月轮转,时代变迁,依然还是冬天,却找不到了从前的样子,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记忆,这份记忆将伴随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冬天,直到永远!

